这是一本有趣的“史书”，看着热闹就把晚清史读完了

谭伯牛和他的“吃瓜”历史观
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罗雅洁

扫一扫，
分享谭伯牛的历史观

对致力于研究清史的近代史学者谭伯牛来说，常常会有朋友发给他一大堆解读历史人物和故事的网络链接，然后附上一个求知欲十足的问题：“这篇文章写得靠谱吗？这事儿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？”

面对这群“星星眼”求解答的小伙伴，谭伯牛往往会给他们一个“有点绕”的回答：“真实和真相是不一样的，事实容易厘清，真相却难以参透，更重要的是你怎么看。”

简单来说，读史是为了“迷路”，而他则一直抱着“吃瓜群众”的心态，轻松愉悦地研究历史。

11 月 17 日，曾出版过《战天京》《天下残局》《湘军崛起》《盛世多篇文字狱》等作品的谭伯牛携新书《牛史 · 晚清篇》来到长沙止间书店，以“读史就是迷路”为题，与读者一起凑凑历史的“热闹”。

谭伯牛（右）为女读者签售。让女性爱上看似严肃的历史，这也是《牛史》嬉笑怒骂的妙处。

写史就是“看热闹”

“很多人都说，读史可以明智，但在我看来，人类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，读史就是迷路。”在谭伯牛的观点里，历史不会让人迷路，只是人们在读史时常常会联系自己、社会、时代，人的心性会让你在读史的时候“迷路”。

“给曾国藩上香”是当不了霸道总裁的

“迷路”的最常见现象之一就是在历史中找寻成功的方法。

“很多总裁班、干部培训班负责人都曾邀请我去讲课，希望我能通过讲述历史上的人和事，给他们提供一些企业管理之道、品德修养之法。”对此，谭伯牛往往回绝，“这事儿不能混为一谈。我通过讲湘军创建的历史，去教他们怎么管理一个企业，这不是诈骗吗”？

他还真碰到过孜孜不倦在历史里寻找成功方法的人：“每天读曾国藩日记，在客厅里挂曾国藩画像，早晚还要上香，这根本没必要。”

别相信“被小偷嫌弃的曾国藩”能逆袭

“迷路”之二，就是通过叙述历史，让别人顺着这条看似光明的轨道走，这常常发生在孩子的教育上。凿壁借光、悬梁刺股、勤能补拙……这都是关于“读书”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。

“我们湖南的孩子，不少都听过曾国藩小时候的故事。”父母、老师给出的版本往往是这样的：曾国藩小时候很笨，有一次，他背书到深夜，碰巧有个小偷打算在他家行窃。小偷听到曾国藩反反复复背一篇课文还没背完，他不关灯自己就没办法偷东西，气得破窗大骂：“这样一篇简单的文章都背不会，我都背下来了！”于是，愤愤不平的小偷当场把课文一字不漏地背了一遍——就是这样一个被小偷嫌弃的“傻子”，最后居然能成为一代名臣，于是得出结论：勤奋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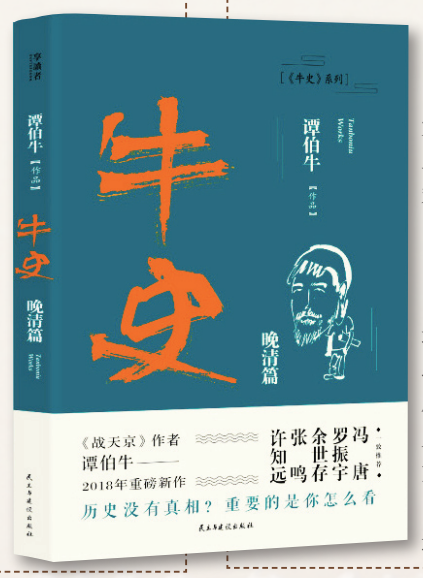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个故事根本不存在，再说了，曾国藩 28 岁就入翰林院，智商肯定高，小时候不可能是个笨人。”谭伯牛说，世人喜欢杜撰这样的故事来激励孩子，无非是因为“伟人和普通人天生存在鸿沟”的现实太过残酷。

别跟历史里的“如懿”“延禧”较劲

如果读史让人迷茫，那我们为何还要读史？谭伯牛的原因很简单：“为了开心。”他一直抱着“吃瓜群众”的心态去研究历史，“我喜欢看热闹，在看热闹之余把热闹背后的事情写出来，让更多人一起看热闹”。

今年爆红的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和《如懿传》都以清朝乾隆皇帝的后宫为背景，无论是道具、服装还是礼仪，都宣称“贴合史实”，但剧中所讲述的故事却与历史大相径庭。那么，观众看了这样的电视剧会“迷路”吗？

谭伯牛认为，不管是影视剧还是小说，都属于文艺作品范畴，跟历史本身不搭界。“讲述真实历史不是编剧和作者的目的，观众也不会期望从艺术作品中了解真实历史。”在他看来，故事是否精彩、演员是否专业、布景够不够美才是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，至于还原历史、符合史实，反而是靠后的。



“一巴掌”里的性别观

“历史故事最精彩之处在于真实。由真正的人性——深层的情感、狂野的欲望、节制的原则等合力形成的时间，比虚构的精彩得多。我说这番话，是想让大家对历史人物多一些同情和理解。一旦你对古人、对他人有更多同情与理解，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你自己了。”谭伯牛的别样历史观，了解一下。

皇帝宰辅大臣书生，跟你想的不一样

《牛史 · 晚清篇》是谭伯牛“牛史”系列的开篇之作，如果只看书名，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部“晚清史”，但其实不然。谭伯牛以时间为线，讲述了晚清人物的奇闻趣事，还有关于外国人物的番外。豆瓣网友“不过如北”评价说：“这本书基于扎实的史料，呈现了皇帝宰辅、大臣书生们的奇闻异事，让我这种对历史没有深入研究的普通读者了解到：原来那个人并非只是历史书里的那个样子。”

这也是谭伯牛的想法。

于是，在这本书中，我们可以读到爱吐槽的曾国藩，絮絮叨叨的左宗棠，一身痞气的李鸿章，和富绅们玩“厚黑”的咸丰帝……

一味注重性别，只会离真相越来越远

书中也有几篇写到了女性。《扇你一巴掌》讲的是 1912 年国民党成立大会上，唐群英扇宋教仁耳光的故事——因为党纲删除了“男女平等”这一条款。为此，宋教仁的朋友说：“妇人打嘴巴，大不利市。”

谭伯牛写道：“即此可见歧视妇女之一斑，难道挨了男人的耳光就不晦气了吗？”

这也是谭伯牛的性别观。在他看来，不论评价男性还是女性，首先都应该从“人”的立场出发，而不是性别。“在我看来，武则天、慈禧这样的女性政治家，她们的思维、言语、行动跟一般帝王没有区别。”

谭伯牛强调，如果一味注重性别，只会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远，“有一句话说‘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’，我特别赞成”。

圣人的礼制，也要靠“赏罚分明”撑场子

对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法制礼仪，谭伯牛在《父母违制，老公非礼》中讲了这样两个故事：清代制度规定，国丧百日内，皇亲国戚不许过性生活。一旦倒推时日，发现“受胎适在丧期”，“则命名必加犬旁，暗示其父母有兽欲”。端王爱新觉罗 · 载漪的“漪”字，便是父母违制后所得的“耻辱标志”。

仕宦平民之家也是如此。晚清著名政治反对派王照，弟媳在家丧之期有了身孕，他大骂弟弟不孝。不料，后来王照的老婆也怀孕了。王照每日活在兄弟的讥讽中，恼羞成怒，竟把夫人暴打一通，不久后夫人就病逝了。

谭伯牛评价：“父母违制，却给儿子安个坏名；老公非礼，却让老婆受苦受罪，以至于受死。孝道丧礼或有它的好处，但赏罚如此不公，未免让人怀疑‘圣人制礼’的精意。”

延伸阅读 >>

军机处里的大话痨

左宗棠是怎么办公的呢？拿起李鸿章的折子，翻开第一页，他就从海防说到塞防，再从塞防说到自己在西域的功绩，“自誉措施妙不容口”“甚至拍案大笑，声震旁室”，完全忘了各位大佬聚在一块开会，是为了讨论国防预算。不知不觉，大好光阴就在左相愉快的笑声中溜走了。

君子动口又动手

李鸿章以彭玉麟父曾在安徽做官为“机会点”，开始阴一句阳一句地反扑。这还了得！竟骂到老子的老子头上，一贯火爆的玉麟二话不说，“遂用老拳”。玉麟个小，不到一米七，一米八几的李鸿章怎会怕他？“亦施毒手”。于是，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“相扭扑地”，斯文尽丧。

皇帝策划的“被捐款”

咸丰三年（1853 年）的库存实银，只有十一万八千七百零九两。就这么点银子，教人家怎么做皇帝？左支右绌，计无所出，奕訢一想，对不起，朕只好玩“厚黑”了。黑谁？黑“富绅”。请注意，此所谓富绅，不是指有钱的百姓，而是指家资丰裕的在任及退休高官。

咸丰三年二月，财政上的当务之急，是没钱给在京官员发工资。御史文瑞出了个主意，说，“令富绅捐助。即可凑成巨款”。这一招，八成不是文瑞想出来的，而是先承了皇帝的“意旨”。奕訢装糊涂，问，都有哪些富绅啊？文瑞立马开了单子，包括历任宰相在内共计十八家……共捐二十余万两。

（摘选自《牛史· 晚清篇》）